

文化与教育

钱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版权所有:©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字:20-2004-1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教育/钱穆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钱穆作品系列)

ISBN 7-5633-5026-8

I. 文… II. 钱… III. ①文化—中国—文集②教育—中国—文集
IV. ①G12-53②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595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5.25 字数:86千字

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 5000册 定价:16.00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昔李塉尝言：“莱阳沈迅上封事，曰：‘中国嚼笔吮豪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读其语，未尝不为之慚且痛。”郭嵩焘亦云：“自宋以来，尽人能文章，善议论。无论为君子小人，与其有知无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见，校论短长，攻剖是非。末流之世，恨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辨。覆辙相寻，终以不悟。”穆髫龄受书，于晚明知爱亭林，于晚清知爱湘乡。修学致用，窃仰慕焉。而深味夫李郭二氏之言，未尝敢轻援笔论当世事。国难以来，逃死后方，遂稍稍破此戒。譬如候虫之鸣，感于气变，不能自己。而人亦多矚以言者。积三四年，薄有篇帙，兹汇其有关文化问题者为上卷，其讨论学术趋向者附之。关于教育问题者为下卷，其牵及政风治术者附之。都凡二十篇，聊存一时之意见。而李郭之言，固常自往来于余之胸中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钱穆识于思亲强学之室。

目 录

序	1
---------	---

上 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	1
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	7
东西文化之再探讨	12
东西文化学社缘起	17
东西人生观之对照	19
战后新世界	27
新时代与新学术	37
齐鲁学报创刊号发刊词	43

下 卷

改革大学制度议	45
改革中等教育议	51
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	56

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	65
建国三路线	71
中国民主精神	78
政治家与政治风度	87
新原才	96
病与艾	101
过渡与开创	104
现状与趋势	107
变更省区制度私议	110
跋	115

上卷

中国文化与中国青年

国人对于东西文化之讨论,已历有年矣。或主文化无分中外,唯别古今。秦以来之中国,实相当于西洋之中古时期,是不啻谓中国进化落后,再走一步始成现代化之西洋。其文化之先后,即文化之高下也。此盖本诸西洋进化派人类学家之主张。或谓中国当急速全盘西方化,此则视文化如商货,谓可携挾稗贩,自彼而至此。其意近于西国文化播散论者之见解。是果有当于东西文化之真象乎?抑切合于中国之实情乎?凡此姑皆不论。要之进化论与播散论之两派,已为西方谈文化者已往之陈言,迭经驳正,不足复据。盖此两说,有一共同谬误,即蔑视文化之个性是也。若就世界现存文化别类分型,则断当以中国、印度、欧西为三大宗,时贤主其说者以梁漱溟氏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为最著。梁书颇滋非难,然谓中印欧三方文化各有个性,则其论殆无以易也。

夫文化不过人生式样之别名,举凡风俗习惯信仰制度,人生所有事皆属之。则世界各民族文化繁颐,居可想像。而必举中印欧为世界文化之三型者,盖论文化首当重二义:一者文化当为大群众所有,二则文化必具绵历性。当吾世而求其扩广群,历永世,可资衡论者,则无逾中印欧三方。而之三方者,又各自有其独特之个性,然而亦复有其共通之精神。其所独者不能外其通,亦必明其通而所谓独者随以显。文化之通则,必在其大群众有以泯其内部小我个己之自封限、自营谋、一切自私自利心,而能相互掬其真情以为群,夫而后其群乃可大,乃可以绵历而臻于久。否然者,分崩离析,如冰之泮,如花炮之爆发,刹那暂现,且不瞬息而解消以至于灭尽。其所以泯

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则仍必探本人之内心本性之所固有,就其当境呈露而为教。否则如沐猴而冠,其势亦不常。此人类内心本性所固有,而以泯其小我封限营谋一己私利之心者,在孔门儒家则谓之仁。非仁无以群,非群无以久,非久无以化,非化无以成文。是为人类文化之大源,亦即人类文化之通性。而人心之仁之当境发露,则又时时随其年寿对境而有异。大较言之,青年少年则常见于孝,壮年中年则常见于爱,老年晚年则常见于慈。曰孝,曰爱,曰慈,皆仁也。青年无不知孝父母,壮年无不知爱配偶,老年无不知慈伦类。就其当境发露于不自觉之际,而亲切指点以为教,使其恍然于所以破封限,豁营谋,解脱其自私利之心,以直达夫明通公溥者,循是而推之,而仁不可胜用矣。中印欧三方文化大流,莫不汲源于此,而各有其所偏。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老年。我姑锡以嘉名,则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欧西为壮年性的文化,而印度则老年性的文化也。又赠之美谥,则中国为孝的文化,欧西为爱的文化,而印度为慈的文化。中国之孝弟,西洋之恋爱,印度之慈悲,各得仁之一面。见其独,可以会于通,固未有舍人心之仁而可以抟大群而演永化者。

哥德,北欧文学之圣也,著少年维特之书,维特以爱绿蒂而自杀。夫以一男爱一女,不能自解脱,而至于杀身以殉,其事在中国、印度,若皆不可以为训,而欧洲人读者,莫不奉其书为文学之圣。岂不以男女相爱,正为欧西一大教?抑且为欧西文化一柱石。方维特之爱绿蒂,维特仅知有绿蒂,不知有维特也。方维特之自杀,维特仅知有对绿蒂之爱,亦唯此可以掏出其中心之爱,使之发达而成全。在彼知有爱,不知有自杀也。维特之烦恼,非人人之所有,而维特之爱,则凡壮年男女皆有之。人必具此而后有以破小我之封限,豁其营谋,解脱其一己私利之缠缚,而直入于无人我之仁。亦必人人具此,而后可以相与结成大群以演进此灿烂之文化。哥德特借此以为教,彼其深入人心者,即文化之所资以发皇而茂遂,则彼乌得而不为文学之圣者,其书又乌得而不为文学之上乘。

有中国青年攘臂扼腕于吾侧，曰：有是哉！子之言也。我常读少年维特之书，而吾心戚戚焉，奈何吾中国独长期束缚于儒家之礼教，抹杀人性，使之恹恹无生气。嗟彼青年，乃羔羊之迷途者也。今之青年，好言恋爱，好言浪漫，我请举中国之浪漫恋爱史以告。孟子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昊天。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天下之士悦之。妻帝之二女，富有天下，贵为天子，无足以解忧，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又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读者试冥心思焉，若移瞽瞍为绿蒂，则大舜即维特也。大舜之号泣，何异于维特之烦恼。唯一则为父子之孝，一则为匹配之爱而已。然则中国相传二十四孝以及百孝之故事，即抵一部西洋浪漫恋爱小说之汇编，此亦中国文化之柱石也。若谓礼教可以吃人，维特之自杀，非即恋爱之吃人乎？印度佛门弟子之舍身殉法者多矣，非即慈悲之吃人乎？古兵法有之，置之死地而后生。孔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彼见有仁而已，何辨于死生。夫必如是，而后其群乃得以永生而成化。今之青年，闻孝弟则辴蹙而咒诅，闻恋爱则倾倒而讴歌，安在其不为羔羊之迷途？

或曰子言辩矣，我诚无以折。然孟子何不为近人情，效哥德之教人为维特之爱，而顾独教人为大舜之孝？曰：善哉问！此固中印欧三方文化渊源之所异，请详言以毕吾说。中国民族起于黄河两岸之大平原，此大陆农业乡村文化之征也。欧西文化源自希腊罗马，是为海洋商业城市文化。二者绝不同。农村之特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聚子孙于斯，筑坟墓于斯，安土而重迁，效死而弗去。故农业民族之生命，常带青年性。何以谓之青年性，以其为子弟之时间也特久。古曰五口之家，则一夫一妇或一老而二幼，或一幼而二老。又曰八口之家，则一夫一妇上事老，俯畜幼，而又有兄弟之比肩而同室也。此无论幼者之为子弟，即彼一夫一妇为一家之主者，亦既上事老人，则仍为子弟，仍是青年也。大舜五十慕父母，是大舜五十而不失其为子弟之心境，则五十而青年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大人而青年也。滨海商业民族之情则异是。商人轻离别，唐之诗人已咏之，而滨海

商人为尤甚。风帆远往,瞬息千里,长途涉险,存亡不卜。吾尝游于闽海之涯,问其渔村之习俗,夫出三月而不返,妻即别嫁,此非农村人情之所堪。晋重耳诫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其妻曰:“我二十五年矣,又二十五年而后嫁,则就木矣,请待子。”狐死正首丘,农民之必返其故乡,乃使其妻守死以终待。航海驾涛者不必返,乃使其妻别嫁不终待。夫妇之伦既别,父子之情亦异。滨海之民,无老无少,莫不有子身长往之想。流离变迁是其常,家人团圆,非所思存。故其青年之与老人,皆有自由独立之概,皆壮年也,其一生之为壮年期者独久,故曰商业民族常带壮年性。中国与西欧之异在是,而印度复不然。地居热带,民性早熟,十五六即抱子女为父老,三十四十称寿考焉。当净饭王子以二十九岁一青年幽居宫庭,而其意想已臻老境,故曰:我见一切世间诸行,尽是无常。其人生观如是,故舍一切世俗众事,远离亲族,以求解脱,舍家而去,此全是老人态也。又其土肥沃,其产丰饶,不烦力穡,不烦远贾,而生事自足。兼以气候郁蒸,故其民常如老人之倦怠。然则印人之一生,独以老年为特久,故曰其带老年性。

三方环境不同,斯其巨人硕德之所以施教者亦别,而文化演进遂有分道扬镳异途并辔之势。孔子,中国之大圣,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是孔子终身常带一种青年气度也。《论语》,中国之大典,二十篇首《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孔门师弟子教训皆主为青年发。《论语》即一部青年宝训也。苏格拉底之教,主怀疑,尚对辩,此壮年人平等相与之态度也。亚里斯多德之名言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此壮年人自信自立之气概也。孔子问伯鱼之泣,其门弟子之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耶稣门徒愿归葬其亲,耶稣曰:汝自随我,且俾死者自葬其死。或问耶稣,人可以休妻耶?耶稣曰:初造人类者,既造男,又造女,人当离其父母,而夫妇结为一体。又曰:丈夫当爱其妻如己体,故当离其父母而向其妻,二人连结如一体。耶稣传教于沙漠海滨之商民与渔人,非奖其离父母,不足以作其

壮往之气。非奖其恋配偶,不足以凝其生生之运。故耶稣以离弃父母恋爱配偶为教,终为欧西一大教主。释迦以离弃父母并离弃其配偶为教,而亦成为印度一大教主。然此皆不足以推行于大陆农村之民族。有居大陆农国而推行是者,其人曰秦相商鞅。虽邀一时之利,而终不胜其弊。汉儒贾谊极言之,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诮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讥。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何以耶稣释迦唱之为教主,而商君行之资诟病?岂不以农村社会其势常聚而不散。父子虽分居,而田亩相毗接,屋庐相鳞比。父缺耰锄则借之子,母乏箕箒则丐诸妇。离弃其仁恩,而不能隔绝其声息之相通,不能断割其货财之相利。则是教之为不仁。乌有人之不仁而可以群而久者?君子见牛不见羊,则以羊易牛。父母宁不如一牛!然则中国人不言孝,何来有中国五千年绵历不断之文化?

由是言之,中印欧三方文化之各异其趋,乃天地自然之机局,而非一二人之私智所得而操纵。然使割截人生青年、壮年、老年为三期而许我择其一,则我必愿为青年。使横裂中国、印度、欧洲之三界而许我选其一,则我必乐居中国焉。何者?青年可以望壮,壮者可以望老,而慈者不再壮,壮者不再青。孝其父母,岂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今曰离弃父母而向汝妻,又曰出家绝俗而归汝真,舍此以趋彼,故欧土不重孝,佛徒不言爱,是中国得其全,而印欧得其偏。中国如新春,前望皆生成也;欧土如盛夏,前望则肃杀矣;印度如深秋,前望则凝寂矣。故中国居其久,而印欧居其暂。或疑青年柔弱,不敌壮者之刚强,是亦不然。壮者强于气而薄于情。孔子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其病在于急占有而易分裂。青年柔于情而厚于爱。孔子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然而有强者起于旁,则子弟之护其父兄,常不啻手足之捍头目。其长在于团结而不散。最近三十年来欧洲两大战争接踵而起,而中国四年之抗战,乃以至弱拒至强,此皆其明征大验也。中国亦有唱壮年之教者曰墨翟,中国亦有唱老年之教者曰老聃,然而为中国民族文

化之教宗者唯孔子。凡沐浴熏陶于孔子孝弟之教者，终其身一青年也。可爱哉！中国之文化。可羨哉！中国之青年。

然而我窃观于今日中国之青年则异是。攘臂疾呼以自号曰吾青年，吾青年矣。抑其所拜蹈歌颂者，则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曰奋斗，曰恋爱，曰权利，此皆壮年人意气也。然则如何而始为青年？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青年之模楷。《论语》，青年之宝典也。此吾先民精血之所贯注，吾国家民族文化之所托命。迷途之羔羊，吾谨洁香花美草荐以盼其返矣。

（三〇，一〇，一五，华西大学文化讲座讲演词，刊登《大公报》三十年十一月星期论文。）

中国文化与中国军人

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取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与京,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征。学者常以中国汉代与西方罗马相拟,然二者立国形势实不同。中国汉代乃一组织的国家,罗马则为一征服的国家。汉王室虽起于丰沛,汉国都虽建于长安,然非江苏人或陕西人攫天下而宰制之,实系中国全国民众之共同结合,组织一中央政府,设首都于长安,而拥戴刘氏为天子。当时所谓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明由全国各地人才,操使全国之政柄。不仅服官从政之机会公开于全国,他如教育兵役赋税各项权利义务,莫不举国平等,彼此一致。故知中国汉代之大一统,乃由一大平面向心凝结,此乃一种行使人才政治之文化国家也。罗马建国则绝不同。彼乃以罗马一城当中心,向外放射,征服各地。故罗马疆域,虽包有西班牙、希腊、北非、西亚,然绝不能谓罗马帝国乃由西班牙人、希腊人乃至北非洲人、西部亚细亚人与罗马人共同组织之。实乃由罗马人征服此各地而统治以军队,又朶吸此各地之财富,以为此庞大军队之供养。故知罗马版图乃由一中心向四围放射其强力而造成。此乃一种行使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也。罗马与中国汉代,实世界人类建立大群国家之两型,亦即现世界东西两大文化性质互异一特征。

中国为一行使人才政治之文化国家,此自两汉以来,隋唐宋明迄于今兹莫不然。西洋为一行使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亦不仅于罗马,近代如拿破

仑、希脱勒,所力征经营者皆是。即彼所谓新兴民族国家,以自别于中世纪之帝国者,几莫不占有国外殖民地,而以武力统制,又腹吸其财富以供养其武力。又何莫非罗马之遗型?又何莫非以武力统制之侵略国家乎?

故中国民族之创建其国家,有一特性焉,即对内曰团结,对外曰和平是也。然中国民族之对外和平,亦非不能有扩展。中国民族最先立国,乃在黄河中流之两岸,浸假而展扩及于长江,又浸假而展扩及于辽河与珠江,又浸假而展扩及于黑龙江与澜沧江。中国民族之和平伸展,赳赳乎有自文化国家渐趋而达于文化世界之境之势,治国平天下,此固中国民族自古已之有理想抱负也。

今试通观人类世界史,中国民族所创建之国家,乃常为全世界历史过程中每一横剖面下最大之国家。故中国国家之伟大,不仅在其一时之平面,而尤在其表现于悠久历史上之立体之伟大。若就中国汉代与罗马比,以中国近代与苏维埃美利坚比,此仅见中国国家伟大性之一面。必就人类以往全史进程,而纵观通览之,则当有罗马时无美苏,有美苏时无罗马,而中国独巍然屹立于人类全史过程中,而迄今无恙,此乃见其伟大性之全体也。

故中国文化,不仅有其展扩,而尤有其绵延。必就时空立方大全体观之,乃见中国文化优秀之价值。西洋文化虽亦同为现世界人类文化绵延悠久之一系。然譬如长距离赛跑,西洋文化乃一种接力跑、传递跑,而中国文化则为个人继续不歇之全程跑。希腊覆亡,继之以罗马,罗马毁灭,继之以近代之海国。西葡崛起,继之以荷法与英伦。顷者海国之势又渐绌,西葡荷法相继颠踣而继之以德苏陆国之崛起。其间轮番交替,新兴者骤若不胜其健快,不逾时则又不胜其疲惫焉。在中国则两汉、隋唐、宋明,有持续,无替代;有顿挫,无交换。较之一时之骤起,健快若不逮,而笃行稳步,始终不懈,则旷观全世界人类文化长距离赛跑场中,实为唯一的好汉子也。

抑中国民族参加如此长程赛跑,随时所遇短跑健将乃多不胜数。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吐蕃、辽、蒙、满,强寇顽敌,环踞四起。野心狡虑,不忘侵略。而我中国民族终有以保持此和平文化于不败。此无他,由我传统文化

内部包蕴一种极坚硬强韧之抵抗力故也。则请继此一言吾中国传统文化下之军人精神。盖中国文化虽尚和平,而同时又富弹性,不易制压。以汉唐中国北部边境言,西起河湟,东迄辽海,横亘数千里,较之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如巨灵与侏儒之不可并论。然匈奴突厥之凶锋,不能逞于吾,乃西向欧陆而肆其蹂践。中国对北方蛮族防御完成,而罗马则否。此中国民族和平文化中自有一番奋斗精神之壮旺不衰之显征也。此种壮旺不衰之奋斗精神,乃洋溢于中国史之各页。尤可惊异者,蒙古崛起,挟其震古烁今之武力,铁骑所至,靡不摧枯拉朽,如秋风卷残叶,无足当其锋。而其时中国已为宋金西夏三分之局,而蒙古独自成吉思汗至忽必烈,积五世七十八年之战斗,乃始得志。而南宋襄阳合川之守,乃为蒙古骑兵踏遍亚欧两陆所未前遇之坚垒。至于今日之抗战,尤为中国民族和平文化中一段奋斗精神壮旺不衰之当前显征。试问中国文化既尚和平,乃何得而有此?曰此其背后,盖有中国军人一种特有的战斗心理焉。此种战斗心理,乃为支撑中国和平文化重要一柱石,请再进而申论之。

近百年来,中国正当满洲部族政权积祸积殃之余,而又值欧洲工商科学新文明骤起突盛之际,鸦片战役以还,积一百年之挫辱挠败,国人痛心疾首,不察其症结所在,而相率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诟病。虑无不羡涎于欧洲之健斗,鄙中国为怯懦。乃最近世界大战续起,有兵不血刃而下一国,有大军百万俯首解甲而作俘虏。尤甚者,如捷克、波兰、法国,论其战斗精神乃下吾远甚。此何故?曰唯战斗心理相异故。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此兵争之常律,欧人莫能外。而中国军人乃不然。见可有不进,知难有不退。于是东西双方之战斗心理乃大见其相异。唯其见可即进,故其使用武力无节限。无节限则耗减衰竭随之,而终不免于大挫败。唯其见难即退,故一挫败则斗志沮丧而易屈服。见可不进,斯其气力常蓄藏而有余;见难不退,斯其气力之蓄藏于平日者,乃奋发于一时,而见为不可胜。故在彼以至强而可以骤变为至弱,在我以至弱而终坚持为至强。何以见可即进,见难即退?曰其所重乃在利。何以见可有不进,见难有不退?曰其所重唯在义。中国民族之和平

文化,乃一种尚正义的文化。中国军人之战斗心理,乃一种仗正义之心理也。古兵法有之,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又曰:后之发,先之至。此中国军事哲学之最高理论,亦即中国和平文化之最坚壁垒也。中国民族以正义和平为职志,故常不喜先动武力。一旦强敌入侵,两军相对,中国军人乃发挥其捍卫正义见难不退之精神而屹然为不可动。敌人唯利是视,其先由见可而进,其后乃不得不由见难而退。故中国武力之发动虽在后,而最后胜利点之争取转在前。凡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展扩以迄今兹,盖胥赖中国军人此种战斗精神之配合。当国力充之盈,常以文化护养武力而不使之浪费。当国步之艰难,乃以武力捍卫文化而不使之摧折。侵略国家则不然。国力充盈,则文化浪用武力而使其耗竭;国运艰难,则武力脱离文化而促使之消亡。侵略国家之骤盛而骤衰者在此,文化国家之常弱而常强者亦在此。

双方之战斗心理既异,斯其所崇拜者亦殊。侵略国所重在胜利,故失败亦在所恕。盖胜败兵家常事。责其胜,不能不愿其败。文化国所重在和平,故每不欲多上人,然亦不轻为屈服。否则,既不奖胜,又不耻败,则将常为人脚下泥,供人践踏,何以自立。故侵略国之所欢忻歌舞赞拜诵扬者,皆一时获得胜利之英雄也。拿破仑兵败于滑铁卢,亲投英舰彼勒罗芬,然无害其为一世所崇拜。彼固已曾得胜利矣。中国则曰明耻教战。故项王欲渡乌江,而曰无面目见江东父老,终于自刎以尽。彼邦遇智穷力竭,则曰求荣誉之和平。而严颜之告张飞,则曰:“西蜀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故汉将如卫霍,唐将如英卫,功业烜赫,而若不为后世所重。在中国之所崇祀敬礼百世不衰者,乃为关岳文史。近人不深晓,或斥之为崇拜失败之英雄,不知“刚亦不吐,柔亦不茹”中国军人,初无成败利钝之见存其胸中,谓其崇拜失败,毋宁谓之崇拜正义。正义虽常得最后之胜利,而当危难颠覆之际,正义之尊严益显。中国人既重正义,故以大伐小,虽见为可胜,而鄙之曰不武。唐太宗征高丽,国人皆不欲。太宗违众意,顿兵安市城下,终于撤师而归,悔其轻举。夫以大唐之强盛,加于高丽之弱小,譬如以老牛僂孤豚之上,靡不得志。然而众意不乐者,非逆亿其不可胜,此乃中国民族熏陶于和平文化

之下之神智之清明,故虽见可而不欲进。以唐太宗之英武,亦终屈于众意,不肆情一逞于武力,此中国文化尚和平正义护养武力不浪费之一证也。及于一旦外侮起,和平失,中国武力亦常能奋发以保卫其文化。感天地,泣鬼神,震河岳,变风云,不足以为喻。《戴记》所谓“天地有严凝之气,此天地之义气也。又天地有温厚之气,此天地之仁气也”。一以见天地之尊严,一以见天地之盛德。中国文化曰仁孝,曰忠义。仁孝,天地之盛德。忠义,天地之尊严。此二者,交染互织以成中国之文化,亦交辉互映以成中国之天地。今日者,强寇凭陵,国步方艰,忠义严凝之气乃蕴积感发于吾前线数百万浴血苦战之将士。可爱哉!中国之文化。可敬哉!中国之军人。

抑犹有进者。孔子曰:“足食足兵”。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汉武雄才大略。既决意讨匈奴,先于西北设诸苑,养马三十万匹,而公孙贺乃以太仆为丞相。汉军终得开塞出击,渡漠穷追,树后世百年一劳永逸之基。欲有事西南夷,先于长安凿昆明池,习水战。唐代武功赫奕,亦先于河陇设群牧监。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得骏马七十万六千匹,为唐师远迹所赖。西起甘凉,东至察热,铠马所生,此乃中国之武库。而五代幅裂,尽成边外。宋室终以不竞。今者科学盛昌,海陆空杀人利器,日出月异而岁不同。非政治清明,何冀于科学之昌盛。非科学昌盛,又何冀于兵甲之坚利。非兵甲坚利,则吾所谓忠义严凝之气,又何所凭借以发扬光辉而克全其尊严。目击大难,缅怀前烈,窃愿吾国人皆知所以蹶然兴起,以无负吾民族传统可爱之文化,以无负吾国家当前可敬之军人,以共赴此忠义严凝奋斗救国之大业。庶乎仁孝与忠义相配合,温厚与严凝相调剂,将见吾国家民族传统和平文化永永辉耀于天壤之间,与人类以并存,与日月以齐光也。

(三〇,一一,一二,总理诞辰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讲演词,刊登《大公报》三十年十二月星期论文。)

东西文化之再探讨

中国人独创东方文化,已有其五千年以上深厚博大之历史,顾其间亦未尝无与外来文化接触融和之经过。第一次外来文化传入,厥为印度之佛教哲理。其事开始于东汉,正当西历纪元后之第一世纪。其时中国政治制度社会风习以及人民思想经济各方面,方渐渐走入一衰退之恶运中。对其自身传统文化,发生甚深微之摇动。而印度佛教乃纯以其哲理与信心与中国人以一种和平而纯洁之刺激,以获得中国最高思想界热烈真诚之同情与探究,而印度佛教遂得全部移殖于东土。其时中国人不仅虚心接受,抑且发扬光大,使流布中国之佛教哲理继续精深化,而有青出于蓝之誉。经过六百年之长时期,当西历纪元后第七世纪之开始,中国人已自衰退恶运中重新发现其固有文化之精神,创建隋唐统一盛世,灿烂光辉,照耀全宇,而在中国之印度佛教哲理亦已登峰造极,同时发展达于最高之顶点。正当西元七世纪中叶,初唐盛时,中国禅宗崛起,遂使印度佛教哲理完全中国化,以消融和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而于是中国人所独创之东方文化传统,乃成为包藏有甚深微妙之印度佛教哲理之大宝库。此乃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其近西邻邦之异文化,而发现中国人惊人的虚心了解与深细调和之伟大能力,而完成其东方文化创展过程中一至艰巨之工作焉。

正当东方中印两文化在中国境内调和会合之际,而其更西邻邦阿拉伯有伊斯兰教主摩罕默德之跃起。自此以往,伊斯兰文明,蓬勃光昌,与我大唐盛世东西照耀,为当时东方世界人类文明两大灯塔。茫茫人海,胥于此仰